

含义丰富的“打”(二)

□夏孟珏

川东方言中的“打”，含义丰富，与其他词语组合，表达出丰富的内涵。

打平伙 意思是：邀约聚餐，费用平摊。按现在的说法就是“AA制”。“喂！才发了工资，我们几个打平伙，你参不参加？”物质匮乏的年月，很多人对“打平伙”表现积极，只要有人邀约，都乐于参与。

打脑壳 这是喝酒人的语言，指喝了某种劣质酒后，头隐隐作痛。如：“这个酒喝不得，喝起打脑壳，以后再莫去买这个酒了。”

打偏偏 形容走路不稳当，偏偏倒倒。普通话书面语言作“趔趄”。“打偏偏”一般有两种情况：一是因生病或身体虚弱造成走路不稳：“害这场病把他拖垮了，走路打偏偏，风都

吹得倒。”二是形容醉酒状态：“你一天就晓得喝烂酒，喝得打偏偏，走路脚敲脚。”

打亲家 就是结为亲家。如：“张老大家境不错，他娃儿也聪明能干，你女子嫁过去不吃亏，你们两家打亲家好得很嘛！”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这一家小孩拜对方为干爹干妈（川东话叫“拜保保”），双方就叫“打干亲家”。

打登儿 九个来月大的婴儿不用人扶，可以极短时间独自站立，川东话就叫“打登儿”。如：“哦哟！这娃儿好硬扎哟，才九个月就打得登儿了哦！”

打妄逛 指不专注做某件事，思想开小差、走神，甚至闲耍、嬉闹。如：“你正事不赶紧做，就晓得打妄逛。”

打烂仗 指没有正当职业，或不断换工作，也指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状态。

打夹夹 指故意欺负人，往往是强势欺负弱势，众人欺负个人，老人欺负新人。如：“他那么老实个人，走到哪里都容易遭人打夹夹。”“赵明刚调到那个单位，才去的时候还遭那些人打夹夹。”

打主意 一般情况下说的“打主意”即“想办法”的意思，但以前川东农村人说的“打主意”很多时候却是指通过迷信的方式，来求得某件事向好的方面转化。

打白杀气 指因气愤而赌气不吃饭或不做事，向对方表示不满，与对方较劲。如：“有啥事好生沟通，好生商量嘛，莫只晓得打白杀气噻！”

□胡华强

搭飞白

相传东汉灵帝时，为修饰鸿都门，工匠们用扫帚沾白粉写字，笔画丝丝露白，仿佛枯笔所写，被书法家蔡邕称为“飞白”。后来把这种笔法移植到绘画中，指那种枯笔露白的线条也叫“飞白”。甚至，一种故意说白字的修辞技巧也叫作“飞白”。

但是，川渝方言中的“飞白”与前面几种意思都不相干。

方言中的“飞白”之“白”，其实指“表明”“陈述”“表达”等意思，引申为“言辞”“话语”等，如“独白”“告白”“自白”等。而“飞”字有“凭空而入”的意味。

所谓“飞白”，就是指某个既有语境之外的话语。比如，A和B在交谈，C介入A与B的谈话，C的话语就可能叫“飞白”。属于“飞白”，通常具有两种可能的属性——一是C介入的话题与AB交谈的话题无关，就是“我说锅里，你说坡里”的意思；二是C的话语介入遭到AB双方的排斥，也就是那种不受欢迎的插话。方言“搭飞白”，主要指第二种情形。

是人都有隐私，不希望不相关的人知道。是人都有好恶，不愿意不喜欢的人介入自

己的谈话。如果有人不知趣，就会被斥之为“搭飞白”。“搭飞白”一词，含有明显的厌恶情绪。“你是你，我是我，猴子不跟狗打仗。我稀罕你来搭飞白啊？”被斥责为“搭飞白”者，重则恼羞成怒，轻则自觉没趣。

生活中，有一种人喜欢“搭飞白”，即使被别人训斥也不以为意，这种人是厚脸皮。还有一种“搭飞白”者，具有高超的技巧，非但不让人厌恶，还可能赢得好感。“搭飞白”是一种语言交流方式，成功或者失败，只看你的“手段”如何。

□颜左

川南土语民谣

麻糖匠儿，叮叮当，敲得娃儿心头慌；
麻糖匠儿，叮当响，敲得娃儿牙巴痒。

巴山豆儿，叶叶长，巴来巴去望我娘；
巴山豆儿，簌簌长，巴心巴肺想我娘。

不想吃锅巴，咋个围着锅边转？
要想吃锅巴，嘴馋才到锅边来。

(年前洗澡):

二十六洗舒服，
二十七洗病疾，
二十八洗邈邈，
二十九洗老朽，
三十逢年关，
洗了成神仙。

说指纹(成圆形的叫螺螺儿，不成圆形的叫筒箕)

一螺穿，二螺富，
三螺四螺开当铺，
五螺六螺跑江湖，
七螺八螺有官做，
九螺十螺全，中状元。

□陈世渝

烧得慌与细抠搜

人与人不同，花有几样红。侄儿、侄女和干儿，我分别戏称他们是龚千万、王百万和黎抠门。

三人都是二三十岁，收入相当，消费迥异。龚千万和妈妈老汉的工资都嘿门高，妈老汉节约得很，从不乱用一分钱。而龚千万呢，恰恰相反，花钱如流水，洒脱得不得了。他月工资一万多块钱，却经常捉襟见肘，不时还要向妈老汉要，把妈老汉气得格哪格的。家里明明做了一桌子菜，他却嫌不好吃，要花几十块钱去点外卖。更好笑可气的是，只要勒娃儿有点

钱，要是今天没有花出去，他心头逗烧得慌，过不得。有一回，龚千万和一大帮朋友聚会，大家事先讲好AA制。酒足饭饱后，龚千万一欢喜，二麻麻嘿潇洒大套地喊：“兄弟伙些，今天算我的！”一刷卡，花了6000多元。怎个搞的话，屋头逗是有座金山也要败光。

王百万，稍逊色，用起钱来也不含糊。屋头啥子都有，吃饭的时候她几乎不吃，却一天到晚到黑在收快递、点外卖、吃零食。出门逗打的，东西买好的，工薪阶层，白领消费，一个月工资几大千，十天半月逗整完

了。久而久之，我们都直呼其王百万，她却笑嘻嘻了，答应得霍哪霍的。

黎抠门截然不同。他嘿门节约，处处精打细算，一分钱要掰成两半来花。购物时，他讲实惠，不攀比，不赶时髦，啥子都按倒相因的买。他虽工资不高，但合理开销，细抠细抠的，积少存多，尚有节余，比其有钱的人不时还要来找他借钱。因此，黎抠门常常受到龚千万和王百万的妈老汉夸奖，说他懂事、听话、存财，是个乖娃儿，不像那两个败家子，让人操心。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，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：
730156805@qq.com



毛家婆

□卢兴波

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，我家小儿子开始经常念叨着“毛家婆”。比如晚上不能在外面耍，因为有“毛家婆”；比如不能一直哭，一直哭的话，就会把“毛家婆”招过来……“毛家婆”无疑是一种凶猛的怪兽。

我们小时候是被“熊家婆”吓大的。小时候不听话的时候，大人就会搬出“熊家婆”来恐吓。比如晚上耍到不回家，或者睡觉时不规矩，大人只要一句：“熊家婆要来了！”此时再顽皮的小孩，都会马上变得老实，要么乖乖逃回家，要么全身瓮在铺盖里面大气都不敢出——世界一下就变得安静了！

这样想来，“毛家婆”和“熊家婆”应该是同一个东西。因为熊的身上也是一身

毛，样子也同样凶狠吓人，可能是两个地方叫法不同。

而大儿子现在就吓不倒。每次有人搬出“毛家婆”吓弟弟，哥哥就在一边偷笑。只有弟弟变得规规矩矩，不敢乱说乱动，每过一会儿就要问一句：“毛家婆来没有？”

管教小孩打不得也骂不得，有时家长管不了，就会搬出老师来吓一吓。老师再吓不住，就只有搬出警察来了。而我们小时候还有一位“雷公”，这位大神专门惩治各种坏人。再加上这位“毛家婆”，既有正面教育的，又有反面恐吓的，面对各种小孩，可以因材施教，因人施惩，总有一招管用。

当然弟弟有时也拿“毛家婆”来反吓大人。就这样相互哄吓着，小孩一天天长大，大人一天天老去。

闲话“铰”头发

□王皓熙

民间俗语道：“正月不理发，腊月不搬家。”腊月不搬家，怕的是正值年末人情往来之时，若仓促搬家，岂不是令来客扫兴而归？而正月不理发，则是源自于明清鼎革之际，由清廷强制推行剃发令引发“正月剃头——死舅”这一谐音歇后语。“正月不理发”作为民俗得以延续至今。

在四川方言中，“理发”或“剪发”，向来在口语中多被说成“铰头发”。铰者，即剪刀也。汉代《释名》一书中称“铰”为“有交刃也”，已确为剪刀无疑。唐代“诗鬼”李贺有诗云：“绿波浸叶满浓光，细束龙髯铰刀剪。”可见在中唐时期“铰刀”仍是“剪刀”之日常用语。而到了清代《康熙字典》编撰者的笔下，“铰”则被定义为：“即今妇功缝人所用者。”至此可知，“剪刀”一词在清代完成了对“铰刀”的历史性替换，“铰刀”被人们所遗忘，成为一个生僻词汇，变得令人望而陌生。

然而，“铰刀”虽去，“铰”字仍存，其作为一个动词，在我们四川人的嘴巴里

头保留得绘声绘色：头发长了，该“铰”下了；衣服上有线头了，回去要“铰”一下；过去凭布票买布做衣服的时候，尺寸必须“铰”得巴巴适适哈。“铰”在这些日常场景之中被使用，不仅印证着我们四川人诙谐幽默的性格特征，更令人颇感可近可亲。

同时，这“铰”也并非为四川人所独有。少年时读四大名著，读到《红楼梦》时，面对着曹雪芹那表面儿女情长下所蕴藏的绵绵深意，怎么也读不下去。但其中很多处用到“铰”字的段落，却令彼时年少的我有所留意，譬如，第十七回《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》中，描写花袭人生气回房，“将前日宝玉嘱咐他没做完的香袋儿，拿起剪刀来就铰。”又譬如，第一百十五回《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》中，说惜春“一天一天的不吃，只想铰头发。”如此种种。倒也可见我们四川方言着实保留了不少古音古字，值得深入研究，而读书治学的乐趣，不正是在这些偶得妙处之中么？